

# 伍

## 時間觀念

董 作 賓

- |    |   |
|----|---|
| 一、 | 年 |
| 二、 | 月 |
| 三、 | 日 |
| 四、 | 時 |

爲了調查曆法，滿懷着新奇的熱望，隨大家來到瑞岩，在七月二十六、二十七兩天，請到兩位懂得曆日的老人，一位是楊明德 Sibui-Nai，邁西多邦人，七十三歲；一位是高玄雄 Yiwui-Sayun，特比崙人，八十八歲，兩位只能講泰耶魯語，於是請村長楊明鏡譯爲日語，陳紹馨教授重譯之爲國語。調查的結果，頗使我大失所望，原來他們並沒有“曆法”，有的只是很原始而粗略的時間觀念。

### 一、 年

以播種，收穫一次爲一年；一年分爲夏，冬兩季；都以植物爲標準。年的開始，是在收穫完畢之後的下次一個不見月光之日，定爲新年，稱此日爲 Smato，等於“元旦”。據推算，這一天，略相當於夏曆的十一月初一。但每年共有若干日，他們却不甚注意。人的年歲，是根據他所耕種的田地而計算的，大體上還不算差。

據楊明德言，他們的主要農作物，是穀，黍，稻，穀有早穀晚穀之分，早穀稱 Tamumuku，晚穀稱 Kamung，黍稱 Kotof Benkan，稻只陸稻一種，稱 Talagis，播種時期：

早穀 “白山櫻”開花 Mata labau 時播種(約爲陽曆二月底，三月初)。

陸稻 一種大樹花盛開 Mata bihau 時，或“滿山紅”開花 Kalahangau 時播種，(約爲陽曆四月上旬)。

黍 “菅草”開花 Mata kovin 時播種(約爲陽曆六月)。

晚穀 梅子 成熟可食時播種(約爲陽曆五月)。

以上四種，是有定時播種的，播種以自然界植物花果為標準，是合於季節的。收穫的時期，則如下列：

早穀 自播種至成熟約五個月。(收穫在陽曆八月)

陸稻 自播種至成熟約六個月。(收穫在陽曆九月)

黍 自播種至成熟約五個月。(收穫在陽曆十月)

晚穀 自播種至成熟約五個月。(收穫在陽曆十月)

從陽曆的三月到十月，是他們的農忙時期，最早的播種在二月開始，最晚的收穫也必在十一月結束。一次農作物的播種收穫，全部結束以後，算是一年 Qotux kawas。

一年也分為兩大季，就是夏季和冬季。夏季稱為 Abagan，意思是發芽的時候，是從草木生新葉時開始；冬季稱為 Kamisan，意思是落葉的時候，是從樹木落葉時開始。這比起古曆來，可以說夏季包括着春，冬季包括着秋的。但是所謂夏冬兩季，也都沒有月數同日數。

計算 Smato，有專人負責，任此職的。稱為 Maraxan gaga，意思是“監督習慣”。楊明德就充任過邁西多邦的監督。他要在每年的年終，留心研究要找到一個下年的元旦。方法是在黍和晚穀都將收穫完竣的時候，他就留心找到一個沒有月光之夜，從這一夜起，每天用麻線作結，睡一夜作一結，算是一天。這樣，打够了三十個結，他可以馬上決定，這次一天就該是新年的第一日，就是 Smato 了。將到新年的十日之內，族人收穫已畢，大家空閑，於是都入山去打獵，打着了野豬，大家分得肉吃就可以大過其肥年了。在新年的前一天，監督須要邀請另二蕃社的監督，到他家中，商討要宣佈 Smato 的日子，決定大家都在次日舉行新年的儀式。並招待飲食，臨行以角黍餽贈。於是這三個蕃社，都定在次一日過新年。

Smato 的儀式很簡單，在新年第一日，擇定一個地方，散佈穀種，奠酒於地，以祈禱豐年。族人團聚在那裏，飲酒，食肉，快樂一天。

這個新年的開始，必在黍穀收穫之後，必在陽曆的十一月之後，又必在一個沒有月光之夜（約當於太陰月的朔日），因此我們可以推求出這一個日子。譬如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以上是國曆，是民國元年採用的湯曆，格列高里曆 Gregorian calendar，這些日子，相當於所謂農曆，舊日夏曆的十一月初一日，這些日子，都是山地農作物全部收穫完竣後的第一個無月光之日，是一個朔日，也可能都是邁西多邦的 Smato，他們的新年第一日。可惜的是十年以來，他們因為日本警區的干涉，已不再推算他們的新年，而隨着過陽曆的新年了。以往他們所推算的 Smato，究竟相當於陽曆的那一天？相當於陰曆那一月的朔日？現在已是無從查考。

一年雖然不知若干日，但是以農作物收穫一次為一年是不會錯的。他們計算每年最後一月用結繩，方法很好，可是又不用以紀年。因此我對於高玄雄老人自稱八十八歲就不免惑疑。詢問的結果，才知道他們有“耕地紀年”之法。據高老人說，他自己的年歲，是

他從初生到十五歲，據他父親告訴他，曾經耕種過三塊地。

他十六歲起，每五年換一塊耕地，他曾耕過十四塊地。

今年是第十五塊地的耕種，剛剛到了第三年。

我們會問他，你能記得耕種過的地嗎，他說記得的。以下就是他所耕過的地名子：

- |    |               |               |
|----|---------------|---------------|
| 1  | Batawang      | 平路之意。         |
| 2  | Tabanian      | 豆子地。          |
| 3  | Sawasau       | 有大岩石，下可避雨之地。  |
| 4  | Bijivok       | 宜種芋之地。        |
| 5  | Bijivok       | 宜種芋之地之擴張。     |
| 6  | Bijivok       | 宜種芋之地再加擴張。    |
| 7  | Tanahan Talan | 有樹，可作搓線錘木棒之地。 |
| 8  | Pagiyan       | 向陽之地，可晒小米。    |
| 9  | Vawakk        | 高地。           |
| 10 | Sawasau       | 重耕有大岩石之地。     |
| 11 | Zikku         | 在小溪畔之低地。      |
| 12 | Takunan       | 弄撒豆子之地。       |
| 13 | Sibau         | 溪中可獲多魚之地。     |
| 14 | Zingklangan   | 蕃社之遺址。        |
| 15 | Zikku         | 低處之地。         |

高老人現在所耕的是第十五塊，才耕了三年，就是低處之地 Zikku。這樣算，他的確是八十八歲了。他是孤苦伶仃沒兒沒女的一位老者，在耄耋之年，仍然須要自耕自食，可以見山地居民生活艱苦的一般。

山地婦女，是同樣要耕作的，據說女人的年齡，也是用耕地來計算的。

他們初生之年，往往以當時的大事紀之，例如某一頭目死亡之年，或某一親族有婚喪大事之年，或洋船來到之年等等。

古詩說：“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邁西多邦也正是這樣，他們本來無“曆日”，但他們却還注意去推求“年”。他們確有渾渾噩噩，太古之風。在日治時代，以至光復以來，他們已接收了不少的新的文化，如果你和他們的老人相對，仍然可以看出不少的原始民族的原始文化來。例如“結繩紀事”，儼然“羲皇上人”。以植物定節季，頗合於月令“桐始華”，“王瓜生”，“苦菜秀”，“鞠有黃華”的紀時辦法。以收穫一次為一年，我國古代“年”字，正是像“人”頭上載着“禾”穀，為收穫之義。五年耕地一換，也似爾雅中所謂“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同時令人生“滄海桑田”之感。此類若一一比較，必有更親切的瞭解，因為原始民族，和遠古文化，每多吻合的。

## 二 月

所稱之月，是太陰月。他們注意到每一個月都有晦，朔，弦，望，他們相傳一個月是三十天。但是不注意大小月的不同，也不知一年有多少月。

楊明德老人言，他們把一個月中月的形相，分作下列的五種。

- 朔 (無月光，故不列入月相)
- 朏 Shivago biatsing 意爲初生之月。
- 上弦 Masalakais biatsing 青春之月。
- 望 Matava luku biatsing 如簾籠之月。  
Tumau biatsing 也稱爲圓月。
- 下弦 Mahowi biatsing 虧缺之月。
- 殘月 Chubagk 將滅之意。
- 晦 (與朔同)

他們稱月爲 Biatsing，稱月落爲 Veibagai。以上所舉的，是我們調查時畫出形狀，一一詢問而得到的答案，至於他們自己，不一定會分得這樣清楚，如果每月如此分別而記其日數，他們就會發現大小月的不同。

問到一年有幾次月圓？一次月圓有幾天？兩位老者都瞠目茫然。楊明德所知道的是他曾職司“監督”，在每年要用結繩去記最後的一個月（三十天）。當我們詢問一月有幾天時，老人含糊其詞說“不一定”，多的三十多，少的二十幾天。村長代爲說明：“大月三十或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九天”。這是陽曆的月，是他們的新文化。

在原始社會，或古代，月亮是人們注意的喜愛的東西，因爲他們沒有燈。當夜之幕降落在大地之後，人們只有屈伏在黑暗中去睡覺，他們已沒有活動的餘地了。這就是爲什麼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些夜裏，忽見明月當頭，豈不是一大快事？在邁西多邦，我看見他們是劈下小片的油松，架起來作燈的，一片一片接着燃燒，以取光明。夜間在居室的中間，永遠要生着一堆木柴，一面是取暖，一面也是代替燈。

從上一節看，他們原來似乎有“曆法”，而又是“太陰曆”，又是以夏曆十一月一日作爲一年之始，有點像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日久，這種曆法大部分被遺忘了。現在，他們還能夠找到了每年的第十二個月，找到每年第一個月的第一天，只剩下了這樣的一頭一尾。他們沒有文字記載，自然大不方便，但是，他們如果能充分的利用“結繩”，一一記下從 Smato 到 Smato，共有多少“結”，共有多少三十天？他們就會知道一年是十二個或者十三個月，而每月不能全是三十天了。

### 三、日

以一晝一夜爲一日，計日數以睡眠一夜爲準。有昨，今，明，前，後之別，多至五日。在二十日以內如有約會，必結繩紀之，日剪去其一結，至期踐約不悞。

老人言，稱白晝爲 Kaliyan，黑夜爲 Lahagan，一日爲 Liofu，宿一夜爲 Benge，計日以 Benge。稱五日爲 Jimagal liofu，五夜爲 Jimagal benge。稱十一日前後的關係，如下表：

- 五日前 Jimagal liofu wayan 過去五日之義。
- 大前天 Gimkaha nakun (nakun，不明白之義)
- 前天 Gimkaha

## 時 間 觀 念

昨天 Hala  
 今天 Suoni  
 明天 Suhan  
 後天 Mukaha  
 大後天 Mukaha nakun

五日後 Jimagal liofu mialu 將來五日之義

如果有一個約會在五日之後，如果是十五日之後，他們就取麻線打成十五個結，從此日起，每睡一夜，起來就剪去一結，至剪完為止，就是約會之日到了。他們仍用結繩來紀事，例如打野豬，每得一豬，作一結，有結至數百結的。現在五十歲以下的人，能利用日語日文，幫助記憶，結繩的方法，就漸漸不用了。

## 四、時

在以一晝一夜為一日的情形之下，他們又分白晝黑夜，各為若干段，白晝較多，黑夜較少。

從兩位老人的口中，知道他們分白晝為五段，夜只是一段，而“鷄鳴”有四次不同之名。陳紹馨教授從村長口中，所調查的答案又有些不同。我想後者也許受了新知識的影響。現在分列在下面：

高玄雄所說：

早上 Sasan  
 上午 Kalihan  
 中午 Kaliyion  
 下午 Bvan mananak  
 晚上 Kabiyaŋg

早飯 Kalama sasan  
 午飯 Kaliyab  
 晚飯 Kagavai

白晝 Kaliyan  
 黑夜 Lahagan

鷄鳴第一次 Mikutofu  
                   Makuasu  
 第二次 Misagim  
 第三次 Migiwalu

陳教授調查：

Sasan 朝，天明。  
 Makilfu wage 太陽熱了。  
 Kaliyanu  
 matakui 太陽西下了。  
 Samehao wage 日落一半。  
 Mayupu wage 日入。  
 Sesiman 薄暮。  
 Rahagan 昏黑。

Kugavi skulia 晚飯時。  
 Surigan mabi 睡眠時。  
 Sikapegi 夜半。  
 Gijin sikabegi 下半夜。

Mukosunta 鷄鳴時。

第四次 Mibayats

在三千年前的商代，也是以一晝夜爲一日，而時的分割，在晝不在夜，晝有妹，兮，朝，明，大采，大食，日中，戾，小食，小采，暮，昏各名，夜則只有一名，叫作夕。晚周以下，才有把晝夜平均分爲十二等分的辦法。鷄鳴，是一個自然標準，‘鷄鳴而起’，見於古代典籍的故事極多。內地也有‘鷄叫頭遍’，‘二遍’，‘三遍’之說。

他們曾注意到夏天晝長，冬天晝短，也知到夏冬兩季日出日沒的地點不同。

方向是以太陽爲標準的。例如：

- 東 Babuan wage 日出之方。
- 西 Atuhan 神住之處。  
Kayubuan wage 又作日入之方。
- 北 Atsil yotuf 意爲上面，面向東方。  
Makula buwan wage teijin 又作日之左方。
- 南 Alilau hogan 意爲下面。  
Makula buwan wage tenaik 又作日之右方。

他們對於星象，也能認識幾座，稱星爲 Veinga，所知之星有：

- Motu 此星冬天夜半至天頂，即畢星。
- Gagaviyan 夏天日落後西方所見之明星。
- Kasasan 冬天日出前東方所見之明星。
- Kalasayion 參星。

這些似乎都是恒星。至於日蝕，月蝕，他們都不知道。

曆的知識不發達，原因是他們對於數的觀念太薄弱。他們的數字只有十一個，就是一到十，加上百。一千稱十個百，據說計數最多不過九千。附列數字如下：

一	Qotux	二	Sajin	三	Tugal	四	Spayats
五	(Ji)Magal	六	Məteju	七	Məpato	八	Məspat
九	Məkoyulu	十	Məro	百	Kəbaxol		